

LUZHUCONGSHU

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露 · 珠 · 丛 · 书



生命的歌

PLPm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LUZHUCONGSHU

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露珠丛书

生命的歌

陆星儿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露珠丛书

生命的歌

肖复兴 主编 陆星儿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13.2万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8.30元

ISBN 7-5376-1565-9/I·641

总 序

肖复兴

给孩子们编一套有价值的、每本又不太厚的散文丛书，是编选这套《露珠丛书》的初衷。

这个初衷，主要是针对当前为孩子出版的书籍中存在着越出越厚、越出越豪华、礼品化的倾向。而为孩子出版的文学类的书籍中，品种更显得单调，除了一些童话和雷同重复的古典、外国文学名著缩编之外，其他品种很少见到，散文丛书一套也没有。

《露珠丛书》，是专门为孩子编的第一套散文丛书。

说它有价值，首先它是这样一套献给孩子们的礼物。它是那样的清新，如露珠般晶莹新鲜，区别于司空见惯、

泛滥成灾的东西。同时还在于它所选的散文适合孩子阅读。这些散文或是专写孩子的，自然洋溢着孩子天然的情趣；或是专为孩子而写，当然充满对孩子成长的期待；或虽不是专写孩子也不是专为孩子而写，却是有助于孩子的阅读范围的扩大、阅读能力的提高、阅读情趣的陶冶。它们或写人，或记事，或抒情，或论理，都是融情于理，寄景于思，将一份对孩子的真挚的爱心融化在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

说它适合孩子阅读，还在于这里所选的散文篇幅都不长，每一本书都不厚。为的就是让孩子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轻松地读完，并能够消化吸收，不仅有助于孩子知识和情感的滋养，而且有助于孩子想像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希望每一篇散文都是一篇范文，帮助孩子的作文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要胜于眼下泛滥着的千篇一律的作文辅导之类的书籍。

基于这种考虑，我和出版社的朋友求助于作家，得到许多作家的支持。能够为孩子编选这样一套散文丛书，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这里既有老一代的作家郭风、袁鹰、宗璞；也有中年作家柳萌、韩少华、许淇、胡昭；还有年轻一代的作家赵丽宏、铁凝、张抗抗、陆星儿等人。他们都是当前最为活跃并且最具有实力的散文作家。他们都放下手中正忙的写作任务，而先为孩子编选这套丛书。孩子确实是第一位的，他们是跨

世纪的一代，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为了他们。因此，这里组成的颇为可观的阵容，说明作家们对孩子的一份深厚情意，也说明这套丛书不同寻常的价值。

在丛书出版已成为时髦和时尚的今天，我们希望这套精心编选、精心制作的丛书，能够有别于其他丛书，以它的价值、它的特点、它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作家和编者所拥有的爱心，赢得孩子们同时赢得家长 and 所有成年人的心。

我们也希望这一套《露珠丛书》能够伴随孩子的成长，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清新而湿润地滋润孩子的心田，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和回味，在他们长大成人作了父辈的时候，还能够富于感情地对他们的孩子说：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还不错的书，叫做《露珠丛书》。

1996年10月16日于北京

自序

要给这套《露珠》丛书选择一些我写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是给孩子们看的。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喜欢怎样的文章，我不知道，我对自己的选择，能否走进孩子们的心灵而有所交流或交融。

因此，挑选文章的过程，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回顾的过程。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我会情不自禁地回顾，还会情不自禁地把回顾的感受写成文章。所以，把这些文章一篇篇地衔接起来，是一条轨迹，是一条关于成长的轨迹。

而我们这代人的轨迹是那样地难以概括，因为太多曲折，我们的轨迹

便显得复杂，因为过于复杂，我对自己的每一次回顾都会觉得有很多的感想和感慨可说，把心里要说的感想和感慨写成文章、写成小说，便成了我对生活的使命。我希望获得一种真诚的了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经验的了解。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不要輕易地肯定或否定，了解是最重要的。了解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就是了解历史了解未来，我们每一代人，都是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懂得瞻前顾后、承上启下，才能在自己的时代中完成好自己这代人的使命。我们希望能够被我们的孩子们有所了解，如同我们的孩子们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他们一样，没有这样的互相了解，事业的继承和事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了解过去，了解现在，了解未来，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些了解，生活就不会有理想，工作也不会有更高的目标。

所以，在编选自己的这些文章时，我希望我的文章能架通一座桥梁，能使我们走近孩子们，使我们的孩子们能走近我们，有了这样的“走近”，就能取长补短地走出局限。

我想，我们的这套《露珠》丛书，就是这样的一座座桥梁。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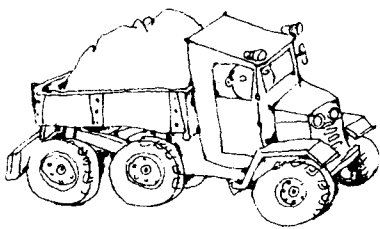
录

鲜红鲜红，雪白雪白	(1)
为了不能忘却的忘却	(6)
二十年的聚会	(11)
这一份份苍凉	(20)
老三届	(24)
生命的歌	(27)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31)
父亲的照片	(39)
再踏废墟	(43)
生活是条山路	(48)
我是母亲	(51)
梦中的河	(55)
采访穷人	(58)
信	(62)
读 者	(66)
洋娃娃和背带裙	(70)

包元宵	(73)
我的摇椅	(76)
农夫的歌	(80)
生命是井	(83)
寄语自己……	(88)
在内心的培养	(94)
心，有一处仓库	(98)
人心的破译	(101)
寻找结尾	(105)
一个女孩和一个世界	(108)
十号公路	(122)
我的书在洛杉矶	(127)
白宫外的长椅	(131)
摸一下月球	(135)
喜欢纽约	(139)
车库的妙趣	(144)
白瑞的游艇	(149)
爱中国的加拿大人	(153)
名片上的鸡	(158)
上帝的礼物	(164)
就是想演戏	(168)
火烧画廊	(172)
在美国当记者	(176)

女学生和女权主义	(179)
不就是一个铁壳子	(183)
好莱坞的中国制片	(186)
那天，纽约下雨	(190)
不要绿卡	(194)
不倒翁	(198)

鲜红鲜红 雪白雪白



我说，我曾经当过拖拉机手，那是在北大荒的时候；我说，开着拖拉机翻地、播种很豪迈，原野一望无际，而在极远的地平线上有一抹抹树林和一脉脉山影，那情景充满诗意；我说，离开北大荒十几年了，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听到拖拉机引擎的发动声，我会心跳，像煮沸的水热腾腾地冒泡，很久不能平息；我说，那鲜红的拖拉机已不可磨灭地刻进我生命里，犹如人们对故土家乡的情是融在血液里的；我说……

我说了许多关于拖拉机的故事，关于北大荒和茫茫的冰天雪地。我感觉到，一些年轻人的目光变复杂了。我

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对拖拉机、对北大荒感兴趣。我当然知道。但我总想说清楚自己：为什么对于已被历史否定的一段生活还频频回首，还耿耿于怀？并且，在1985、1989年，我两度重返北大荒，不远千里。第一次返回，我想写一写仍留在那儿的知青朋友，还有成千上万。我独自转了一个月，到了黑龙江边，去了雁窝岛，却偏偏不肯回到自己生活过的农场、连队，火车是顺路经过的，我没下车，一晃而过了。很奇怪，有种莫名的心情，怕记忆中的一切又真切地重现，怕看到自己开过的那台拖拉机，怕走进自己住过的那栋旧砖房——虽然，我常常梦到，醒来便百感交集。北大荒、拖拉机所给予我的，毕竟不仅仅是“豪迈和诗意”啊，还有艰辛与困苦，还有付诸东流的青春和理想，还有一条充满挫折的生活道路……所以，旧地重游，一定不胜伤感。那时，心理还脆弱，很少承受力，于是，我像游子经过家门却不入，狠狠心绕开了。我以为，走访其他农场，走访不认识的知青朋友，我会平静一些、冷峻一些。但我没想到，结束走访，一坐上回城的火车，不管座位四周的人怎么好奇怎么不可思议，我心酸心痛地哭了很久。可离开上海去北大荒的时候，我没掉一滴眼泪，心里只有激情和向往。在接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入学通知终于结束了十年北大荒知青生涯的那一刻，我只感到兴奋，兴奋到极点。为

什么数年后的重返，我却这样难过、哀楚？泪水汹涌，流干了，心空荡荡的一净如洗，我才冷静地意识到，人的生命如一股短短的渠水，水和渠是相承相辅的，渠像床像摇篮承载着水，渠的方位、距离便确定了水。而我这股水曾流经北大荒这道渠，整整十年呐，那么青春的十年，血汗和北大荒的土互相渗透、依托，这比家乡对于我生命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深刻啊！这是揭不下的一页历史，是心灵的一段历程。那白皑皑的雪，那黑沃沃的地，那鲜红鲜红的拖拉机，色彩如此鲜明、强烈，象征着我们曾有过的纯真、热情和爱憎——这一切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内心总得承认：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一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过来了还要过下去。而过去的还会影响今后的。人，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只有认识历史才能面对现实。因此，再一次回北大荒，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回老连队，去看一看我开过的那辆54马力的拖拉机，去看望教我开车的马师傅。而且，再一次回北大荒，我带着儿子一起回去的，让他也坐一坐我开过的拖拉机，多少熟悉一下这块遥远神奇的土地，他要懂得，我们这样两代人将有的不同，源出何处？一踏上农场、连队的土地，我的心时刻都在“怦怦”地跳，说不出理由的激动。一辆吉普带着我转了连队所有的地号，老连长坐在我身边，不断指着车窗外说：“还记得么，那年涝，你的车

陷在这块地里了。看，那块地就是你的车开的荒……”记得，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到北大荒第一年就遇到水灾，大片麦子泡在水里，我们的拖拉机牵引着收割机却寸步难行。我不断地下车摘钩，裤脚挽到大腿，小腿却因污水感染长满脓疱，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见到马师傅，他两鬓花白了，我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摇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笑咪咪地摸着儿子的脑袋，只说了一句：“儿子都这么高了?!”在连队吃了中饭又吃晚饭，离开时，西沉的太阳落进了小树林。我让送我们回场部的吉普车在经过农机厂时稍稍停一下，我想再看一眼我开过的那辆拖拉机，它已很旧了，鲜红的颜色褪得很黯，机身锈得斑驳。我知道，它快要被淘汰了，新进的农机具耀眼地挺立在不远处……

“走吧!”同行的催我。

“妈妈，快走吧!”儿子催我。

但老连长和马师傅不催我，他们默默地陪我站着，当我回过头时，看到老连长的眼眶红了。我握住老连长的手说：“我上车那会儿，这台车刚买回来，鲜红鲜红的……”老连长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再回来?”说着，他噙着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忍着。能忍住了。我想，我的心比几年前成熟了一些。但是，当吉普车开出连队，我把头伸出窗外，再也看不见一排排砖房和一台台拖拉机时，我的眼角

还是悄悄地滚下了泪水。

“妈妈，你怎么啦？”儿子问。

“风吹的。”我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不能忘却的忘却



这是很久的夙愿，写一写仍留在北大荒的知青朋友，不知是为了忘却，还是为了不能忘却。

在一个春天里，我真的又回了北大荒，去看望那块黑黑的土地，怀着游子归乡的心情。但在久别重逢的一刻，我却无法形容我十分错综的心情。我挨家挨户地吃挨家挨户地住挨家挨户地探望，几乎每天都聊到深夜，聚了很多，慢慢回顾，那是一条条真实的生活道路，从城市学校到边疆农村，然后又陆陆续续地返城，陆陆续续地挤进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像一条奔腾的大河，突然分化出无数条经脉似的支流，各奔东西地走上了各自的